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 选题缘由

南流江的航运发展与汉代合浦港和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段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在广西的航运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流江位于亚热带及热带地区，降水量丰富，汛期较长，具有优良的航运条件。南流江干流在玉林市区内长 66.7 千米，在博白县境内长 95 千米，在合浦县境内长约 100 千米，流贯了玉林盆地、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洲，沿岸地势平坦、物产丰富，适宜发展农业和工商业。沿南流江南下可由合浦出海，北上可陆行至桂门关，再沿北流江（又称北流河、绣江）进入西江、桂江，最后经灵渠沿湘江进入长江流域，形成了沟通海外与中原的黄金水道。

自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南流江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合浦位于南流江出海口，地理环境优越，在汉代以海外贸易闻名于世；大浪古城及草鞋村等早期遗址的发现，为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流江航运发展的研究提供了考古证据；汉墓出土的琉璃、玛瑙、水晶、琥珀、海蓝宝石等具有异域特色的器物与《汉书·地理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描述相互印证；汉代合浦采珠业兴盛，有“珠还合浦”的典故，说明当时合浦南珠因细腻凝重、浑圆剔透而成为朝贡物品及贸易的重要商品。另外，汉代郁林生产的葛布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京城“榜人皆着郁林布”，说明汉代郁林郡的纺织业发展迅速。

魏晋以来，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历代统治者积极开拓海上贸易。《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关于高僧与商人由合浦港出发沿海路西行求法的记载，以及博白宴石山佛教造像的发现，说明在唐代南流江就已成为南北文化传输的纽带。宋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廉州设了具有市舶职责的沿海巡检司。冯先铭先生认为，宋代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等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瓷器外销有直接关系^[1]，郑超雄先生也认为宋代广西大量瓷窑的出现与对外贸易有关^[2]。南流江沿岸发现了英罗窑群、晚姑娘窑、古城窑、新村青瓷器窑等窑场，这些沿江沿海窑场的瓷器应是为了海外贸易而烧制的，说明南流江在宋代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航道之一。随着内河航运的繁荣和廉州盐业的兴起，南流江中上游的浦北、玉林、博白、陆川、兴业得到了发展，一时间南流江沿江地区有着“商舟辐辏”“舸舰迷津”之盛。元代廉州作为军事港口，对东南亚的缅甸、越南、占婆、爪哇用兵，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元世祖将廉州的沿海巡检司改为市舶提举司，主要负责管理港口事务、迎接使者商船、对进出口货物征税等。

明初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合浦的永安古城与白龙珍珠城盛产珍珠，所产珍珠不

但作为贡品纳入朝贡，也为波斯人及东南亚商人所青睐。考古资料也证明了当地确有珍珠城遗址，可见当时采珠之盛。合浦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代的上窑、中窑、下窑、东窑、西窑及黄丽窝缸瓦窑外，始烧于明代的窑口有岭底缸瓦窑、沙田大窑、北窑及豹狸缸瓦窑。合浦靠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且生产品质较高的南珠，此时的陶瓷和珍珠的海外贸易仍在继续。明代中期统治者并不鼓励海外贸易，甚至一度实行海禁政策，导致此时合浦等地的对外贸易停滞不前。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禁海”令，合浦港与广东沿海各港口才有不定期贸易来往，与东南亚各国贸易亦恢复。明清时期玉林成为广西食盐的最大运销点，由廉州产出的食盐通过南流江运往广西内陆，广西内陆产出的大米由南流江运往北海等地，广东的商业会馆遍布合浦、博白、玉林等地，南流江成为两广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二）选题意义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询问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有关情况，说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新时代，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将给中国和东南亚等沿线国家及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南流江航运的发展与沿岸港口的形成有什么联系？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繁荣又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研究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1. 学术研究意义

前人对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问题上。本书将深化对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从考古学的视角入手，对南流江及其流域出土的文物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深化对南流江航运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同时以南流江及其流域内交通要道为线索，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分析古代及近现代南流江经济带沿线主要郡县的经济状况，了解南流江沿岸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弥补广西古代交通史、港口史研究的不足。

2. 现实意义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肯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出的特色。自古以来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节点，与南流江航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部湾全面开发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古学的视野对南流江及其流域发现的文物和遗迹进行整理和研究，结合文物与历史文献复原古代南流江航运的发展状况，了解其对海上丝

绸之路的促进作用，进而为北部湾大开发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相关研究动态

（一）对南流江航运的研究

南流江的航运研究可追溯至民国时期，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3]中概括了东汉至宋代南流江的航运发展，重点描述了南流江对合浦和容州之间交通的重要作用。此后，《北海港史》^[4]运用大量的史料论述了北海港口历代的开发，涵盖了北海各港口的管理制度、航运、贸易等内容。一些史志类的著作也涉及南流江的航运发展，如《北海交通志》^[5]论述了北海各港口的自然地貌、地质环境，重点叙述了北海的海运、公路运输及航空运输，简略介绍了历史时期北海的航运及管理制度。《广西航运史》编审委员会编的《广西航运史》^[6]，论述了秦汉时期至近代南流江航运的发展及合浦港的变迁。杨聪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7]第二章《广西交通运输》中概述了两汉时期对广西水路的经营促进了合浦港口的发展。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8]介绍了广西历史时期的航运交通情况，其中对南流江航运发展有所涉及。陈延国主编的《奔腾的南流江》^[9]从大文化、大视野、大经济三个角度考察了南流江从古至今的魅力和风韵，但此书着眼于散文，史学性研究不强。

廖国一、曾作健的《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10]论述了南流江航运与合浦港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韩光辉、张宝秀的《广西南流江与北流江的联水陆运和郁林州城市的兴起》^[11]一文论述了南流江和北流江之间的联水陆运的繁荣发展及郁林州城的兴起。沈桂才的《广西古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上）》^[12]列举了灵渠、相思埭、平陆古运河等运河体系，重点描述了桂门关（又称“鬼门关”）对南流江沟通中原及南洋商贸物流所起的作用。

（二）对南流江入海口——合浦港的研究

1. 国内研究现状

合浦港在汉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北海文史》零散地收集了有关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后，合浦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精选30余篇论文合编成《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13]，介绍了合浦港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合浦港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证据。此后，廖国一、韩湖初、熊昭明等专家学者相继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合浦港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廖国一的《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述略》^[14]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肯定了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

随着合浦汉墓的发掘和大量考古实物的出现，合浦与海外交通的情况逐渐清晰。2011年，熊昭明、李青会的《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15]运用科学手段对广西汉代玻璃器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和分析，追溯广西汉代玻璃器的源流，探讨汉代广西地区与中原及海外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交流。

2015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韩湖初的《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海丝”的繁荣》^[16]通过对汉墓出土的黄金、玻璃器、玛瑙、胡人俑等文物的描述，论证了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2016年11月23日玉林市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研讨会在玉林召开，并整理出《玉林市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研讨会论文集》^[17]。该论文集从理论、遗迹和互动三个方面对玉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南流江、北流江流域内的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证据，以及古代玉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等内容。熊昭明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18]从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及汉代城址的发掘，论证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合浦港的位置确认。

2017年，廖国一、黄启善等著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以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为主体，通过文献材料与考古实物结合分析的方法，肯定了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2019年4月，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出版了一系列合浦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籍，为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颖的观点。其中《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19]以考古实物为主，结合文献，对古代广西的海路贸易和交流做了整体的阐述，重点探讨了北部湾地区在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20]运用多学科交叉、中外文物对比的方法对合浦出土的汉代文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合浦港在汉王朝与古印度、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合浦汉墓》^[21]将1955年至2019年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分析和讨论了合浦汉墓的形制、分期演变、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海外贸易、汉代城址，为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翔实材料。《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22]将汉唐时期史志丛书对合浦的记载做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为学界了解汉唐时期合浦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2. 国外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较早，1932年，藤田丰八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23]中对《汉书·地理志》中由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的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航线进行了考证。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刘欣如的博士论文《公元1-6世纪中印之间早期贸易与文化交流》出版，强调了合浦在汉晋至南北朝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特别指出佛教通过商路传入中国以后，佛教“七宝”成为当时贸易的重要商品。^[24]1992年，美国学者 Robert S. Wicks 在其著作《早期东南亚的货币、市场与贸易》中，讨论了秦汉时期港口城市合浦、徐闻、番禺等的贸易情况，认为珍珠是当时合浦最重要的贸易产品^[25]。2006年，美国北乔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的 Mark Gilbert 在其研究中称合浦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港口”，并将其列为世界古典时代的五大名港之一^[26]。2018年，美国伟谷州立大学的 Craig Benjamin 在其著作 *Empires of Ancient Eurasia* 中认为，百越民族在秦代已经与东南亚沿海地区有了联系，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开始扩张海外贸易，合浦地区出土的大量奢侈品水晶、玛瑙等考古文物，以及通过《伯里浦鲁斯游记》认识到丝绸来自中国南海港口的文献记载，说明汉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外界交往与互动^[27]。

由上可知，国外学者对于远航帆船及航行线路都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考证，也肯定了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随着世界各地考古遗址的发现，国际上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变得更为多样化。

总之，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南流江及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对秦汉以来有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于南流江研究的时间集中于汉代，唐宋时期的研究则较少涉及。其次，研究片面注重了合浦港，没有将合浦与广西乃至西南腹地进行联系。鉴于此，本书将从南流江航运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出发，运用考古文物及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南流江航运发展状况进行考察，探讨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及内河航运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南流江在港口的形成、发展、衰落中扮演的角色。

-
- [1] 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 [2] 郑超雄:《广西宋代瓷窑初探》,《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
- [3]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12。
- [4] 顾裕瑞、李志俭:《北海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 [5] 陈锦光:《北海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6] 《广西航运史》编审委员会:《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 [7] 杨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 [8] 钟文典:《广西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 [9] 陈廷国:《奔腾的南流江》,红旗出版社,2009。
- [10] 廖国一、曾作健:《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 [11] 韩光辉、张宝秀:《广西南流江与北流江的联水陆运和郁林州城市的兴起》,《地理科学》1992年第2期。
- [12] 沈桂才:《广西古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上)》,《当代广西》2018年第9期。
-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内部资料),2004。
- [14] 廖国一:《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略》,《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 [15]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 [16] 韩湖初:《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海丝”的繁荣》,《大众考古》2015年第7期。
- [17] 玉林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学术论丛编委会:《玉林市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2016。
- [18] 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学探究》,《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第5版。
- [19]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20] 李青会、左骏、刘琦等:《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21] 熊昭明、富霞:《合浦汉墓》,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22] 向群、万毅、林英:《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23] [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 [24] Xinru Liu, *Early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First-Six Centuries 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 [25] Robert S. Wicks, *Money, Markets and Trade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1992) .
- [26] Marc Gilbert, “Port Cities and Classical Era of World History” ,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01.3, No.2 (Feb.2006) .
- [27] Craig Benjamin, *Empires of Ancient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